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进入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变革中坚守,在挑战中前行,在探索中成长;数量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质量上亦彰显出新的时代气象、生活质地和文学经验;在抵近军旅生活现场、观照革命战争历史、张扬英雄主义精神、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等多个层面均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建树;老一辈军旅作家坚守阵地、笔耕不辍,“新生代”军旅小说家整体崛起、集群冲锋;军旅作家站在时代前沿,牢记使命职责,用优秀作品提振士气、鼓舞斗志,为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实践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大量地方作家对军旅题材持续关注、创新实践、深度探索,为军旅中短篇小说带来新的观念与技巧,也印证了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文体活力。

进入新时代,改革强军的征程如火如荼,生活的激荡、题材的丰盈,给军旅中短篇小说创造了机遇,也带来挑战。面对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时代跨越,军旅中短篇小说快速反映现实生活的文体优势得以发挥,题材内容相较过去也有了大幅度拓展,在诸如反映国防和军队建设进程、讲述革命战争历史、展现新时代官兵风采、观照军人情感与家庭、关注退役官兵生活和精神、描述军民关系等广泛的题材领域收获了大量优秀作品,塑造出众多具有改革勇气、责任担当和中国精神的新时代军人形象。

2012年,笔者曾撰文《新世纪十年军旅短篇小说发展探析》,提出军旅小说“创作队伍正在由专业队伍为主体逐步向以业余队伍为主体的方向转变”的观点。近十年的创作实践印证了笔者的判断,更多来自基层部队的80后、90后青年作者崭露头角,成长成熟,已然成为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生力军。他们的内心燃烧着火热的激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军营的热爱、对军人的礼赞、对崇高的坚守。他们的创作带着部队的鲜活气息,带着年轻军人的锐气活力,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情感结构、表达方式上,都显露出新的特质和风格,蕴含着军旅中短篇小说创新发展生长点与可能性。读者们可以从这些精彩好读的军旅故事中,感受革命战争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感受强军兴军征途上部队官兵崭新的精神风貌,感受和平年代军营中备战打仗的火热氛围。

二

聚焦当下、直面现实可以说是军旅中短篇小说始终坚守的写作伦理和价值取向。以文学的方式聚焦中国梦强军梦,尤其是近距离呈现强军兴军的历史性进程,无疑是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责任与使命。

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聚焦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对实战氛围的烘托更加到位。作品中洋溢着基层官兵的坚定信念、乐观精神、向上情绪,兵味战味都很浓郁。王凯的《洞中》、李宏和谷锦云的《九天雷》等作品细致呈现了把战要求贯穿渗透于军事演习全过程各领域的情况。高满航的《夜半无眠》围绕军士长罗教成的晋升展开故事,贴近基层,兵味浓厚,回味深长。王凯对基层连队的谙熟与透彻表现,使其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特点鲜明。《对白》写基层连队的日常生活,小说细节的扎实生动和人物心理的细腻绵密令人赞叹。宁明的中篇小说《飞行手记》把一次突发的“实战”写得细腻逼真、惊心动魄。丁教官的睿智、果敢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值得探讨的是,小说前部分“教科书”式的灌输应该还有更巧妙的写法,那些技术性的内容需要更加自然地融入生活化的描写中。

近年来,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摆在作家面前的问题是,怎样以文学的方式表现这一进程与成就?高科技对战争形态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军旅作家们紧跟形势任务发展,聚焦军事训练前沿,创作出了极富前瞻性和现实感的小说作品。魏远峰的中篇小说《拂晓》围绕一次突然袭击式的拉动、演习展开叙事,着力表现师长墨一心谋打赢的事迹,塑造了一位颇具现代感的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刘克中的中篇小说《谁是我的敌人》在叙述、结构、描写、语言等小说技术层面极其纯熟,表现出了很强的叙事能力,彰显了新时代军人的素质和风采。

在边防一线,戍边军人的训练生活尤为引人关注。曾剑的短篇小说《向大海》诗意葱茏,以散文化的写法,在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中,呈现了戍边战士的坚守和忠诚,描绘出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崇高与伟大。陆颖墨的《丛林海》《海之剑》将海岛军犬“金刚”描写得丰满立体、英勇可敬。精确而坚实的文字中,透露出情感的细腻与柔软,传递的是作家对时代与人性的思考与洞察。董夏青

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新貌与新质

■马飞

三

青的《垒堆与长夜》显示出作家对短篇小说的文学性理解达到了相当的宽度与深度。小说没有正面去写刘志金,这个人物形象是在其他人的生活与话语中显现出来的。跟刘志金一起活起来的还有那个地处边疆的偏僻的塔县。董夏青青对小说环境极其敏感,且只是在人物出场的时候看似不经意地点染那么几笔,而这几笔恰恰是短篇小说的精髓。程多宝的《雾霭》等作品主题并不单一,既书写军事训练,也观照边防军人的家庭生活,展现出军人情感的深沉和厚重。

在实战化训练的要求下,基层部队真打实备,训练强度大幅提高,官兵承受着身体、心理以及家庭生活的巨大压力。王玉珏的《跷跷板》讲述了以鲍果为代表的军人群体,费尽心力平衡工作难题和家庭困境的故事。改革强军大背景下,很多官兵个体面临着“进退走留”的现实选择和考验。孙彤的《移防》讲述了在“移防”的任务面前,一个军人家庭的艰难抉择。小说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将纠结、不舍和焦虑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真实饱满而立体。贾骥的《接兵》讲述了“我”作为排长赴山西挑兵的见闻,吕怡慧的《军营初体验之哆来咪》等作品描绘了兵之初的独特体验,叙事

角度也很独特,展现了组织对官兵个体的关心关怀和对人才的培养。尹小华的《昨夜星辰》、刘起伦的《镶着金边的乌云》、李宏的《航灵的笑容与以前一样》等作品也讲述了官兵成长成才的故事。董夏青青的《礼堂》通过极具生活触感的现实描写和富于现代色彩的叙事方法,写出了时代的变化与个人的成长。

还有一些作品讲述了退役军人步入社会后再就业的状态和生活。王棵的中篇小说《从同志到先生》关注“自主择业”的军人群体,抒发了浓烈的军人情怀。

以袁山山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成绩斐然,引人注目。她们善于洞察军人的内心世界,以细腻的文笔书写军旅故事,体现了温暖的人文情怀。袁山山的短篇小说《加西亚的石头》,上演了一出“无中生有”的好戏。退休军官的生活看似平淡,然而一段“前史”的嵌入开辟出另外一重小说时空,一个勇于改革担当的老军人形象和一个善于自我革新的青年军人形象因此得以确立。文清丽的《她从云上来》《花似人心向好处牵》等小说仍以戏曲为媒介描绘女军人形象。前者借戏曲小生的视角表现聪颖的空军女飞行员对理想事业的坚守、对爱情的向往;后者则将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女军官的坚韧品格刻画得栩栩如生。修新羽的《山与江河》以一个女生的视角回忆军训往事,流露出对军人细腻深厚的感情。她笔下的军营和军人别具耐人寻味的哲思。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军旅作家快速反应,敏于发现,围绕抗疫过程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如王凯的《前线》、西元的《在春天里团圆》、李雷的《除夕》等,显示出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深度与较强的概括能力。

四

回望战争历史、叙写英雄故事是军旅中短篇小说的重镇。近年来,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从表现形式到故事内容都呈现出新鲜面相,更加贴近生活、接地气,塑造的英雄形象也更加丰满饱满。朱秀海的《永不妥协》《校枪》等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老作家徐怀中近年来保持了最佳的创作状态,短篇小说《万里长城万里长》描写了一位奇迹般从“植物人”状态恢复过来的老英雄的幽深记忆和生活状况。他的小说文字疏朗,况味深远,在思想性、文学性以及叙事视角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探索和发现。

徐贵祥的《司令还乡》表面看波澜不惊,其实内蕴着丰富而不无锐利的意味与思想,值得耐心咀嚼与回味。乔司令当然是“还乡”事件的主角,他的情怀与乡愁折射出了历史与现实的错位,但是人性的精神光芒却能够丈量出社会的文化含量,这一点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漫延而越发明晰。李学辉的《羊皮月光》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书写驼客的走镖故事。作者的意图是张扬民族精神,但却抽空了残酷的现实,以至于美轮美奂的沙漠风景也随之虚幻缥缈起来。

西元的中篇小说《死亡重奏》在形式上独具一格,借用古典音乐的形式与结构,交织成一首丰富而复杂的“战争重奏”。小说对战争场面和人物内心的描写极富文学性,笔触严谨而冷峻,硝烟味十足。小说的后半部分着力写大地、草原、奔马和那些安详、舒缓、静穆的情愫,那种美感不仅仅是一种壮烈、崇高之美,其中更包含着悲悯、宽容的博大之美。中篇小说《无名》显示出西元极强的思辨和写实能力。这种写实深入到战争中个体生命的感官、心理等内在经验,细密扎实的故事承载了很多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存在。

五

综观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还有继续深化和提升的空间。一是对革命信仰的提炼还有待拔擢,有的作品没有站在军队的高度来审视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以至于故事相对肤浅、生硬,表情达意还不够生动、自然。二是对新的时代气象与精神实质的把握还不够宏观、深刻。从题材上看,对强军兴军征程进行“正面强攻”的力度还有待加强,讲好强军故事、反映强军实践的作品数量上还不够多,质量上也还有待提高。三是对军人个体生命的关照还不够准确到位,有的作品对军人的军旅经历、家庭情感、生活琐事的描写流于事实的表层,甚至依赖单一的写作模式,尚没有触及到人物心理和精神的深层空间。

军旅中短篇小说作为军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短平快”且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特点更加符合现代传播方式和人们的阅读习惯,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新生代”军旅小说家的逐渐成熟,他们对小说形式、语言、技巧的敏感与自觉使得其作品对新的军旅经验与军营生活的把握更加真切而深入,各种新鲜的尝试与探索也蕴含着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深化、拓展的可能性。真诚地期待新时代军旅中短篇小说突破现有的局限,成为军旅文学的“先锋”,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呈现出更加动人的风景。

星光璀璨,星空更浩渺

——评王凯中篇小说《星光》

■孟繁华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王凯的小说辨识度极强,那是来自军营连队的气息和气质,表面粗粝、狂野,更有英雄血性和情深意长如影随形。王凯的文学收获,使他成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代表,尤其其他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叶绿素》《蓝色沙漠》《导弹和向日葵》《换防》《沉默的中士》等,在文学界和批评界都有非常高的评价。他的产量未必很高,但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发表,都会引起关注,足可见其文学抱负和叙事能力的不同凡响。

王凯的中篇小说新作《星光》(《十月》2021年第3期),书写的是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塑造了参谋古玉、处长马书南、干事常宁和士兵刘宝平等血肉丰满、情感充盈的军人形象。军营生活整齐划一、秩序井然,表面上看故事波澜不惊,但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人物心底的波涛汹涌。他们是基层部队的军官和士兵,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构成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古玉是小说的关键人物,他处在军旅生涯的特殊时期,面临转业和落编竞争。雍城和肋巴滩是小说故事的基本场景,城与乡、官与兵、公与私、荣誉与利益等元素在纠结中次第展开。

肋巴滩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基层连队的驻地。王凯的小说大多发生在连队,连队是士兵生活的基本环境,具有标志性代表性。有了肋巴滩,就有了新兵连,就有了军营的根。这是王凯的叙事策略,也是王凯讲述军营故事的出发点和归宿。有了这个根,就如同交响乐队有了根基,无论乐章如何庞大华丽,乐曲都不会虚飘轻薄。真正鲜活、生动、感人的还得说是军营的故事,是士兵的故事,这是生活对艺术的规约。

王凯对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理解得极为透彻。新兵刘宝平第一次出现就在肋巴滩的新兵连,他就像小说中一个“潜伏”的人物,不显山露水。他是新兵连体能训练垫底的人物,阴阳差错又被分到了警卫连。这当然只是表面,刘宝平在小说中位置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不仅是其他人物的参照,同时他个人性格的丰富性也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文学性。他表面木讷,有点儿“一根筋”,体能训练成绩不好,但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刘宝平在一次训练中投弹失误,指挥训练的连长古玉扑在刘宝平的身上救了他的命,以至于古玉至今身体里还有难以取出的钢珠,一条腿不时感到又痒又痛。

在肋巴滩的那些年里,刘宝平始终对古玉心怀感恩,永远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就像当年分兵时军务股长说的那样,刘宝平崇拜古玉。他希望像一颗卫星似地永远围绕古玉这颗行星旋转。尽管古玉不需要崇拜,但是,“从新兵连开始,刘宝平就喊他连长,一直叫到现在,即使他早已不再是连长了。他想起那年秋天,自己患重感冒高烧不退,刘宝平在医院守了整整两天两夜,谁来换班他都不让。他整夜都在不停地弄湿毛巾给古玉降温,体温终于下来时,刘宝平居然哭了起来。‘我又没死,你哭个啥!’古玉记得自己这么训过刘宝平,而他赶紧拿起手里的湿毛巾,手忙脚乱地擦去脸上的泪。”古玉曾经恨透了刘宝平,现在他忽然又不那么恨了。那么还是告诉他吧。打电话当然说得最清楚,可他一时间拿不准该以什么样的口吻对刘宝平说话。他一直认为刘宝平是怕他的,此时这个连长却像是怕起了刘宝平。当古



在张学东的创作里,中短篇小说占据着很重的分量。《小幻想曲》(言实出版社2021年1月)共收录了17篇短篇小说,前后时间跨度达十余年,从中可以看出他创作风格的变化。短篇小说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叙事能力。他的作品十分精致,语言讲究、准确、生动,故事节奏慢有致、收放自如。张学东是一个怀有深厚人文情怀的作家,自由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等各类题材中自由穿梭,以冷峻而精准的笔触,描绘出日常生活的截面,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个宏大深刻的社会、历史主题。

张学东的小说大都以现代性的视角聚焦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

境。在阅读中,我期待故事渐次展开时那些打动人心情节,也期待张学东把整个世界映在镜子里,朴素无华,没有遮掩,让我沉浸其中,仔细观察、反思这个世界,看清楚现实生活本来

的真相。张学东说自己是“带着入世的悲悯与凛冽”写作的,他笔下的生活尽管有苦难,却铺就了温情与欢愉的底色。《安魂曲》的故事在深沉中起调,伴着欢乐的旋律,一步步滑向悲情,然而苦难最终依然被人性的光芒照亮,显示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被狗牵着的女人》书写的是一个都市家庭伦理的道德悖论。女人苏芬是一个离异退休的老人,狗是陪伴她多年的宠物,叫卡布。在城市老年人的生活中,养狗是再平常不过的。张学东就在他创作风格的变化。短篇小说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叙事能力。他的作品十分精致,语言讲究、准确、生动,故事节奏慢有致、收放自如。张学东是一个怀有深厚人文情怀的作家,自由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等各类题材中自由穿梭,以冷峻而精准的笔触,描绘出日常生活的截面,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个宏大深刻的社会、历史主题。

张学东是写实能力极强的作家。他描绘出来的人物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书名“小幻想曲”也印证了他的写作风

格。“小”代表程度之轻,“幻想”代表沉浸在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幻想世界,“曲”代表着故事本身,文字像音符一样吸引读者进入这个幻想的世界。在张学东的笔下,幻想世界有时像真实世界一样,很难意识到这其中的分别。

在阅读张学东的小说,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作者的在场。小说集里也有几篇是书写历史题材的,张学东精准的叙事会带给读者一种相对客观的印象,让读者关注故事本身,而在情感结构上,读者能感受到作家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小幻想曲》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孩子们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三重煎熬。幻想是一个填补生命的方法,对人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也是张学东对待创作的一个态度。幻想像照进庸常生活与苦难境遇的一道温暖的光。张学东的小说虽然涉及及到苦难甚至残酷的生活图景,但却都贯穿着连接更好的精神世界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都期待着、幻想着,葆有一颗赤子之心。

张学东一直在悲悯地注视着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总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快乐与悲伤,他的小说也像诗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美感,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温情的力量

——读张学东短篇小说集《小幻想曲》

■郑茂琦

境。在阅读中,我期待故事渐次展开时那些打动人心情节,也期待张学东把整个世界映在镜子里,朴素无华,没有遮掩,让我沉浸其中,仔细观察、反思这个世界,看清楚现实生活本来

的真相。张学东说自己是“带着入世的悲悯与凛冽”写作的,他笔下的生活尽管有苦难,却铺就了温情与欢愉的底色。《安魂曲》的故事在深沉中起调,伴着欢乐的旋律,一步步滑向悲情,然而苦难最终依然被人性的光芒照亮,显示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被狗牵着的女人》书写的是一个都市家庭伦理的道德悖论。女人苏芬是一个离异退休的老人,狗是陪伴她多年的宠物,叫卡布。在城市老年人的生活中,养狗是再平常不过的。张学东就在他创作风格的变化。短篇小说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叙事能力。他的作品十分精致,语言讲究、准确、生动,故事节奏慢有致、收放自如。张学东是一个怀有深厚人文情怀的作家,自由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等各类题材中自由穿梭,以冷峻而精准的笔触,描绘出日常生活的截面,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个宏大深刻的社会、历史主题。

张学东是写实能力极强的作家。他描绘出来的人物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书名“小幻想曲”也印证了他的写作风

格。“小”代表程度之轻,“幻想”代表沉浸在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幻想世界,“曲”代表着故事本身,文字像音符一样吸引读者进入这个幻想的世界。在张学东的笔下,幻想世界有时像真实世界一样,很难意识到这其中的分别。

在阅读张学东的小说,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作者的在场。小说集里也有几篇是书写历史题材的,张学东精准的叙事会带给读者一种相对客观的印象,让读者关注故事本身,而在情感结构上,读者能感受到作家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小幻想曲》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孩子们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三重煎熬。幻想是一个填补生命的方法,对人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也是张学东对待创作的一个态度。幻想像照进庸常生活与苦难境遇的一道温暖的光。张学东的小说虽然涉及及到苦难甚至残酷的生活图景,但却都贯穿着连接更好的精神世界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都期待着、幻想着,葆有一颗赤子之心。

张学东一直在悲悯地注视着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总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快乐与悲伤,他的小说也像诗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美感,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张学东是写实能力极强的作家。他描绘出来的人物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书名“小幻想曲”也印证了他的写作风

格。“小”代表程度之轻,“幻想”代表沉浸在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幻想世界,“曲”代表着故事本身,文字像音符一样吸引读者进入这个幻想的世界。在张学东的笔下,幻想世界有时像真实世界一样,很难意识到这其中的分别。

在阅读张学东的小说,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作者的在场。小说集里也有几篇是书写历史题材的,张学东精准的叙事会带给读者一种相对客观的印象,让读者关注故事本身,而在情感结构上,读者能感受到作家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小幻想曲》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孩子们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三重煎熬。幻想是一个填补生命的方法,对人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也是张学东对待创作的一个态度。幻想像照进庸常生活与苦难境遇的一道温暖的光。张学东的小说虽然涉及及到苦难甚至残酷的生活图景,但却都贯穿着连接更好的精神世界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都期待着、幻想着,葆有一颗赤子之心。

张学东一直在悲悯地注视着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总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快乐与悲伤,他的小说也像诗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美感,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喀喇昆仑(中国画) 杨雨作



第5236期

